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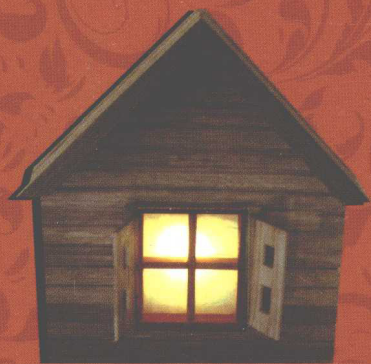
极度的凄惨印在每一页，悲伤顺着指尖流下，总有一款角色就是你。

告诉你，幸福的引擎永远都是在你死后才会启动！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哈里耶特·比彻·斯托 著 卢国俊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哈里耶特·比彻·斯托 著 卢国俊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哈里耶特·比彻·斯托著;
卢国俊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 Uncle Tom's Cabin

ISBN 978-7-5382-8843-8

I. ①汤… II. ①斯… ②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9155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280千字 印张: 20 插图: 44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俊	责任校对: 刘 璵
特约策划: 俞根勇	特约编辑: 叶 青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ISBN 978-7-5382-8843-8

定价: 29.80元

译者序

卢国俊

本书作者比彻·斯托（1811-1896）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曾经做过教师。在与南部蓄奴州仅一河之隔的辛辛拉提市生活了18年，这让她接触了大量的逃亡黑奴，作为一个善良的女性，他们那悲惨的命运自然引起她深深的同情。后来她决定去一趟南方，亲自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于是，这部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出来。

此书的内容于1852年首次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欢迎程度可以用无以伦比来形容。正式出版后，仅第一年就在美国国内印刷100多次，销售30多万册，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传遍全世界。这当中包括我国清末文学家林纾的译本《黑奴吁天录》。可以说，它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也是第二大畅销的书，仅次于最畅销的《圣经》。

也许，你会说，一本书就能这么牛？再牛能牛过《圣经》？

如果说《圣经》在思想和信仰层面的影响绝无第二个出其右者，那么《汤姆叔叔的小屋》对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层面的影响，也绝对再无第二部能及，是种拉开肚皮的大手术。后来那些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与它相比，也仅是微创而已。

后世的评论界认为，这部小说中关于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奴隶制度的观点一度对世界其他民族的种族解放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直接的体现首先就发生在美国。此书一出版，就极大启发了美国废奴主义情绪，激化了美国南方奴隶州和北方自由州的矛盾，导致美国内战的局部冲突，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也是加速废奴令颁布、促进美国第二次资本主义革命的导火索。关于此书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托夫人，问她：“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并非玩笑！

显然，把这部著作的价值只局限于文学性方面，显然是不合适的。即使是被冠以抗议文学的鼻祖，也远远不够。这无疑是忽略了其在微妙的社会背景下对美国资

本主义价值观和美国起飞的巨大影响，进而对世界发展形成的蝴蝶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书的价值根本就不在于它的文学性，而是历史性、政治性、体制性、丰碑性、鞭策性。林肯先生很英明，说它是引发南北战争的著作，一点都不为过。

它就是那对闻名遐迩的蝴蝶翅膀，南北战争，只是它引发美国重塑、推动第二次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的一次小震动，事实上，更大的震动是随后百年的美国思潮扩张与经济腾飞，最终带动欧洲、亚洲、非洲的迅速发展。因为美国经济腾飞对世界的促进和影响之大，是不争的事实。

书读三遍其义自见，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思考。也许，第一次读，你看到的是人性和泪水，懂得了为何在一个半世纪的风起云涌之中，却丝毫没有蚀平这些放射人性光辉的文字，因为它们刻在那个时代的路口上，刻在以后所有时代的人们的心里。也许，第二次读，就看到了无坚不摧的美国是如何被这部书驱赶的，没有这部书，也许美国今天只是个一流社会，二流国家。因为此书的出版正值美国政治经济动荡、贫富差距巨大、奴隶命运跌宕的时刻，变革，已势在必行，已箭在弦上。

那么第三次，我们将看到什么？

就让我们重新思考，思考从奴隶制到黑人总统奥巴马的美国式演进，从社会底层到利益集团的诟病，百年世界的发展，引擎点究竟在何处吧。

CONTENTS

目 录

01	谢尔比先生的烦恼	001
02	可怜的乔治	007
03	乔治出逃	010
04	沸腾的小屋	014
05	地狱般的黑夜	020
06	贩子哈利被整惨了	025
07	母爱的力量	030
08	逃亡生活	037
09	议员也是人	045
10	汤姆被带走了	053
11	旅馆遇故知	058
12	黑奴市场	065
13	重逢教友村	076
14	好人有好命	082
15	新家	087
16	谁更真知灼见	096
17	自由之血	108
18	谁都有烦恼和忧伤	119
19	辛克莱尔的内心世界	130
20	令人头痛的托普西	143
21	打工赎夫	154

22	天使之心	158
23	暴戾少年	163
24	不祥的征兆	170
25	感化	175
26	伤逝	179
27	被掏空的心	189
28	天堂团聚	195
29	无处庇荫	207
30	重返黑奴市场	213
31	下马威	221
32	人间炼狱	226
33	一把棉花引发的灾难	234
34	混血女人的经历	241
35	恶人的恐惧	249
36	漫漫长夜	255
37	自由的彼岸	261
38	汤姆的胜利	267
39	绝妙的逃跑	276
40	受难记	284
41	汤姆叔叔走了	290
42	奇遇中的奇遇	296
43	走进非洲去战斗	301
44	解放	308
附	一些想说的话	312

01

谢尔比先生的烦恼



伊莉莎进来找孩子

© 哈马特·比林斯为该书精装版绘制的插图，1853年

肯塔基州的二月，依然清冷，尤其是此时，暮色将近，就更加彻骨。

P镇的一户人家，虽说客厅装修的典雅宁静，可此时却颇有几分不宁静的氛围。

两个绅士分宾主头头对坐，边喝着小酒边不时地嘀咕，没有仆人在旁边侍应，显然，他们在商量很重要的事情。

努力装扮成绅士的客人，其实一点都不“绅士”。这个身材矮小、相貌稀松的人，满脸的小人得志，怎么看都是一个机关算尽往上爬的混混。不过他穿得倒是很合逻辑——很土的杂色背心，配一条扎眼的黄点蓝底围巾，领带艳丽夺目，粗壮的手指上套满了戒指，一串形状奇特、色彩艳丽的图章缀在沉沉的表链上，从里到外都透出一副暴发户的高调姿态。

然而，这个貌似尊贵的客人，满口的粗话却和他的装扮有些格格不入。说到兴头上，他总是故意把表链弄得叮当乱响，在彰显手表的同时，全身上下布满了志在必得的神态。相反，主人亚瑟·谢尔比先生，倒是个货真价实的绅士。这样的两个人，会探讨什么呢？

“这事儿啊，就这么办吧？”谢尔比先生坚定而舒缓地说。

“老谢，你这样的条件，让我很难办啊。”哈利一面回答，一面不屑地举起酒杯，目光转向客厅的灯，一副根本就不把主人放在眼里的表情。

“嘿，哈利，汤姆可不是普通的奴隶，不管把他摆在哪儿，他都值这个价。一直以来，

他把我的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做事稳重，为人又诚实……”

“诚实？汤姆是黑人式的诚实吧？”哈利不客气地倒着白兰地，眼都不抬地叭问着。

“汤姆的诚实那可是童叟无欺。他踏实稳重，头脑也灵活，而且在四年前的一次野营布道会上，他还宣誓入教，在我看来，他对上帝的虔诚没有人能够否定。从那以后，我把这里的一切——钱、房子、牲畜都交给他打理。这么说吧，不管做什么事儿，他都是行家里手……”

“可是，有几个人会相信黑奴对上帝的虔诚呢，谢尔比先生？”哈利肆无忌惮地挥手打断谢尔比，“不过我倒是真遇到过一个，这个黑鬼祷告的时候，挺像在布道会上呢。就因为卖主急于出手，我才捡了个大便宜，从他身上我净赚 600 美元！当然了，也就偶尔碰到这么一个笃信上帝的黑奴能赚点。不过，不是所有的黑鬼教徒都真诚信教的，你拿个冒牌货给我，我怎么能有利润呢？”

“和其他教徒一样，汤姆对上帝的虔诚我能感受到。”谢尔比先生淡定地面对指手画脚的哈利，讲着关于汤姆的故事，“去年秋天，我在辛辛那提有笔 500 美元的巨款，我就是派他独自一人去的。我知道他会准时回来，他果真准时返回。所以，哈利，你必须明白，不是没有办法，我是不会舍得汤姆的。如果你还心存善良，就应该让他抵掉我的所有债务。”

“做生意嘛，我还是有起码的良心的，”哈利貌似不苟言笑。接着又故作无可奈何状，边倒着酒边叹了口气，“为朋友，我能两肋插刀。但你也知道，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啊！”

压抑的沉默，令人难以承受。

谢尔比先生突然提高了声音：“哈利，到底怎样你才能答应成交？”

“再添一个男孩或女孩，怎么样？”哈利露出底牌。

“哼，我拿不出什么了。要不是情势所逼，别说是汤姆，就是任何一个奴隶，我都不会卖掉。”

正在这时，一个大概四五岁的男孩推开门走了进来。那乌黑丝绒般的卷发在红黄格衬衫的衬托下，鲜亮无比，圆润的脸，浅浅的酒窝，浓长的睫毛忽闪着，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好奇地解读者屋里的情况。

孩子，天生就是僵局的化解者。

“嗨，吉姆克罗¹”谢尔比先生吹个口哨，扔给孩子一把葡萄干，“来吃吧！”

孩子蹦蹦跳跳抢着葡萄干，惹得主人哈哈大笑起来：“哈哈，过来，吉姆。”

吉姆走了过来，谢尔比先生拍拍他的卷发：“来，给这位先生展示一下你的才艺。”

孩子一点都不怯生，欢快地唱起一首在黑人中很流行的歌曲，曲风热烈，嗓音清脆，更有意思的是，他手脚并用地扭动小身体，动作和旋律竟是那样地合拍，可爱至极。

“真棒！”哈利随手扔给孩子几瓣桔子。

1 注：原文为 Jim Crow，这是美国白人对黑人的一种贬损的称呼。在美国南方曾经实行过一部针对黑人种族的隔离法，就称为 Jim Crow 法。

“吉姆，学学库乔大叔的走路姿势。”谢尔比先生把他的拐杖递给孩子，开心地说道。

突然，刚才还很灵活舞蹈的孩子，马上一幅患风湿病残疾的样子：弯腰拄着拐杖，步履维艰地挪啊挪，原本稚气的小脸皱纹密布，尽显愁容，还不时地咳两声，一副老态龙钟。

大人被逗得大笑起来，气氛刹那间轻松了很多。

“我看就这样吧，”哈利突然收住了笑容，“再加上这个小机灵鬼，你的债就算清了。怎么样，公平吧？”

话音未落，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二十五岁上下的妙龄女子走了进来，一看就知道是二代混血。显然，她是刚刚那孩子的妈妈。同样的黑眼睛，同样的长睫毛，同样如绸缎般波浪起伏的卷发。

女子的衣服很是合体，衬托出她纤媚的身段，使她举手投足间端庄无限。蓦然间，她感觉到有一种大胆而毫不掩饰的目光笼罩着她的全身，刹那间，她面若桃花。而哈利则目光如电地贪婪着女子那娇媚身体的重点部分。

“伊莉莎，有事吗？”看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谢尔比先生问道。

“哦，对不起，先生，我在找哈里。”孩子看到母亲，便蹦蹦跳跳跑过来，掏出衣兜里的“战利品”向母亲炫耀着。

“那你们就先出去吧。”谢尔比先生和颜悦色地说。

女奴抱起孩子，匆忙走了出去。

“天哪，这真是好货色，”哈利按捺不住激动，向谢尔比称赞道，“不管什么时候把这个女人送到奥尔良，都会卖个好价钱啊。我见过有人为一个女奴花了1000块，但论姿色，和这个女人简直无法相比。”

“不，不，我可不想靠她来发财。”谢尔比冷冷地回答着。

和这酒一样，都是上等货啊！”哈利称赞道，然后转过身来一副套近乎的样子：“把那女奴隶卖给我行吗？你出个价？”

“哈利先生，我绝不会卖她的，”谢尔比先生说，“就是你拿着和她个头一样大的金子，我妻子也不会答应让她走的。”

“唉，女人总是算不清账。如果你告诉她们，那么多金子值多少件首饰，她们就不那么说了。”

“哈利，不行就是不行，这事你想也别再想了。”谢尔比先生显然有些不高兴，语气坚定。

“好吧，那你就把那个男孩子给我，你也知道，就算加上他，我也做了很大的让步了。”

“你要个小孩干什么？”谢尔比先生问道。

“哦，我一朋友今年在做这方面的生意，他想买一批成色好的小男孩，养大后再拿到市场上，给那些肯出大价钱的老爷们做仆人什么的。这些人，喜欢用漂亮男孩开门、跑腿，觉得会特有面子。你家这个小机灵鬼懂音乐，又会玩，有极大的升值潜力啊！”

“我不想卖，那等于是拆散他们母子二人。”谢尔比先生显然是考虑了一下才这样

说的。

“是吗？你还真是菩萨心肠啊。其实我理解你，怕那种哭天抢地的悲伤场面。我觉得这样吧，把这个女人支走，一天或一周都行，等她回来，木已成舟，怎么样？至于那个女人，买付耳环或新衣服什么的补偿一下，不就行了吗？”

“这……这恐怕不行吧？”

“哎呀，这么好的主意，上帝也会保佑我们的。”说到这儿，哈利又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神态，“都说做奴隶生意得心狠手辣，但我觉得也未必，我做这种生意还是自有一手的。以前呢，看过一位同行从一个女奴怀里硬是抢走她的孩子给卖了，那女人后来就一直疯疯癫癫，又哭又闹寻死觅活的。其实啊，这种方法太烂太低级了，他等于同时把货给毁了我在奥尔良亲眼目睹过这种手段毁掉了一个特漂亮的少妇。当时，买主只要她而不想要她的孩子，结果她抱住孩子死不松手，大有以死相拼的架势，那样子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呢。后来，孩子生被抢走了，她自己也真的疯掉了，一个星期后，死了。那买主的1000块，就等于打了水漂。这种悲剧就是因为方法不当，用仁慈点甚至是怀柔的方法可能更容易奏效。”说完这些，他便双手交叉于胸前靠在了椅背上，一副慈善的面孔，俨然自己就是第二个威尔伯福斯²。

伪绅士似乎都对道德问题感兴趣，显然他捕捉到谢尔比剥桔子时有些动摇的思索，于是他也故作迟疑，然后以一种难以张口又不得不旧话重提阐释真理的姿态说：“我知道，我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事实上，我卖到市场上的黑奴，都是公认的上等货，而且不止一次，是成百上千次获得好评。我想，这大概就叫经营有方吧。也可以说，先生，我做这种生意的核心理念是要有人情味。”

谢尔比先生突然间不知怎么回应，只好说，“嗯，是这样！”

“可是呢，我的经营之道一直被人讥笑，还倍受指责。虽然曲高和寡，但我不会改变我的经营之道。先生，正是因为我坚持，现在我才发了大财。没错，先生，黑暗终于过去了，光明已经到来。”哈利说到这儿，不禁为自己的妙语感动得大笑起来。

当龌龊之事上升到人道主义和慈善论的层面时，歪理似乎会有些独到之处，谢尔比先生也竟然禁不住陪着哈利笑了起来。呵呵，没有人不笑吧？

“那你就是自认为很会做这种生意咯？”

“嗯，我做生意都会尽量避免不和谐的情况发生。比如针对小孩生意，就先把女人支走。只要等到生米做成熟饭了，她们也只好认命。我们白人从小就是全家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可黑人却不能和我们比；你知道，就是受过一定教育的黑人，也不会有共享天伦之乐的奢望的，而这恰恰会让事情好办一些。”

“我家的黑奴可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谢尔比先生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肯塔基人太宠爱那些黑鬼了，这可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肠。

2 译注：威廉·威尔伯福斯，1780年至1825年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慈善家，英格兰著名的废奴运动领袖。

这世上，黑奴天生注定四处漂泊，今天被卖给汤姆老兄，明天又被卖给迪克老兄，后天还不知道会被谁买走呢，这都是命。给他们思想和期望，其实都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因为以后还有很多痛苦和磨难等着他们呢，你明白吗？”

“不管做什么，只要心安理得就好。”谢尔比先生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双方各怀心事，沉默片刻后，哈利继续追问，“那你看，这事到底怎么办呀？”

“我还要和太太商量一下，”谢尔比先生说，“哈利，如果你真要人不知鬼不觉地搞的话，那就最好别跟我的邻居透露半点风声，不然，这事会很快传到我的仆人那里。如果仆人们知道了，你就不可能顺利地把人从我家带走。”

“好，君子一言，我绝不会走漏风声的。不过，你最好尽早给我一个准信，我可是很忙的。”说完，哈利起身穿上了大衣。

“好吧，今晚六七点钟我给你回信。”

谢尔比先生这样一说，哈利向谢尔比先生欠身告辞，扬长而去。

“看那一副得意忘形的嘴脸，真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到台阶下。”就在门似关非关的时候，谢尔比先生压着声音自言自语，“不过这家伙很会欲擒故纵投其所好。我现在真是没有一点办法啊，连伊莉莎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唉，太太一定会反对把汤姆卖掉的。重债逼死人，哎！这个浑蛋步步紧逼，基本上胜券在握了。”

人之初性本善，在暴力和牺牲别人的利益之间作抉择时，善良总是那么脆弱，瞬间即被击碎，衍生出一副狠毒心肠。不过肯塔基州的庄园主在经营上习惯于稳扎稳打，所以大都不会暴露这种脆弱。

只要到肯塔基州的庄园去走走，你就会体验到男女主人的善良秉性，以及奴仆们对主人的爱戴与拥护，俨然一幅传说中太平盛世、春光融融的家族社会景象。

然而现在，一层阴霾却笼罩了这个古老景象，那就是法律。

法律一直把那些同样七情六欲的人当成是主人的财产，只要他们的主人生意遭遇挫折，生活遭遇不幸甚至命赴黄泉，他们便随时失去生活保障，无穷磨难就会挥之不去。奴隶制就是奴隶制，不管多么完善，对黑人来说，美好生活还是镜中月水中花。

谢尔比先生是一个普通人，宅心仁厚。在他的庄园，黑奴们的美好生活不是奢望，虽然不能和主人比，但也活得很舒适，从来没有缺吃少穿过。

不过，谢尔比一度沉溺于投机生意难以自拔。终于，期票和债券尽落入哈利之流的手中。刚才两个人的“密谋”正是为了这件事。

碰巧，路过客厅门口的伊莉莎无意中听到了两人的谈话。她恨不得多听一会儿，但女主人喊她，于是只能作罢，匆匆离开了。

奴隶贩子要买我的孩子？会不会听错？越想越紧张，她下意识地搂紧孩子，心里怦怦直跳。

“亲爱的伊莉莎，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看着女仆不是弄翻水壶，就是碰倒小椅子，心不在焉的样子引起女主人关切地询问。

“哦，太太！”伊莉莎惊慌地抬起头来，跌落在椅子中，泪水奔涌而出。

“伊莉莎，我的好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女主人问道。

“太太，有个奴隶贩子在老爷客厅，我听到他们谈话了。”

“你认为老爷会把我的孩子卖掉吗？”说着，可怜的女人便倒在椅子上不停地抽泣着。

“卖掉哈里？傻孩子，老爷从来就不和南方的奴隶贩子打交道，只要大家都听话，他是不会想到要卖掉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的。再说，我的傻孩子，你认为世界上还会有别人比你更爱哈里，想买走他吗？好啦，不要担心，来，帮我扣紧衣服，梳梳头，就你那天刚学会那个漂亮发型吧。”

“那，太太，您是绝不会同意卖掉……”

“当然了，孩子，你怎么会这样问呢？你也太紧张那个机灵鬼了，伊莉莎，要是有人在我们门口探个头，你就怀疑人家是来买你家的宝贝儿，以后谁还敢来啊？”

话是开心的钥匙，伊莉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一边麻利地帮女主人打扮，一面暗自笑自己多心。

谢尔比太太不仅才貌双全，更有肯塔基州妇女那种宽宏大度的品德，生活中，更能体现出她的道德品质和宗教操守。

当伊莉莎说起那件事的时候，她并没放在心上。自己的丈夫，她最了解，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怎能干出那种勾当？

丈夫谢尔比虽然不信宗教，但他对她宗教的态度还是非常尊重的，也因此对她的某些观点和想法心存敬畏。她经常由着心性去做善事，比如，尽量改善仆人们的生活，让他们接受教育，提高素质。虽然丈夫对此从不参与，但也从未曾阻拦过。

事实上，她对丈夫在经济上的窘境也是一无所知，而且因为忙着安排迎宾事宜，伊莉莎说的“这桩小事”也就此被她抛在了脑后。

其实，作为丈夫的谢尔比，也并不完全相信圣贤所谓的功德无量，但他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想法的。因为妻子虔诚仁爱，他们会经常沉迷在一种对未来的莫名憧憬之中，而且，妻子以德服人、广积善缘，还能保证天年之后，她会带他共赴天堂，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也难以达到妻子的德行修为。

和哈利谈的事情，他很清楚太太会极力反对，而且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时不时地扯起这件事，但他还是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太太，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沉重的负担。

02

可怜的乔治



乔治被主人从工厂带走

◎ 哈马特·比林斯为该书精装版绘制的插图，1853年

到过南方的人总会把第一代、第二代混血女人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气质高雅、声音甜美、举止优雅，尤其是第二代混血女人，几乎都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美。

伊莉莎就是其中之一。

她是女主人看着长大的，孩童时，她就备受呵护，在这样的环境里，她逐渐长大并成熟起来，出落得更加如花似玉。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第一代混血男孩——乔治·哈里斯，是附近农庄的一名黑奴，既聪明又能干。小伙子被主人送到制包厂工作，没想到这让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作为奴隶，基本上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在机械设备方面的天赋逐渐在工作中展现出来。后来，他竟然设计出一部清洗大麻的机器，也因此自然而然成了工厂的明星员工。

在大家眼中，这小子既帅气又招人喜欢。然而，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他的这些优良品质，都被粗俗专制、心胸狭窄的主人所拥有和控制。

听说乔治发明了洗麻机，现在成了名人之后，主人就坐不住了，他跨马扬鞭直奔工厂。工厂雇主热情地接待了他的到访，并对他拥有一名价值不菲的奴仆表示祝贺。

在乔治的陪同下，他仔细视察了机器的情况。乔治兴奋地滔滔不绝，讲解着他的机器，俊俏的脸上透着智慧的光芒。和他强大的气场相比，顿显出他主人的渺小。

“一个奴仆，因为发明个机器出尽风头，还和我这等绅士平起平坐，这让我情何以堪？不行，下不为例，我让你回庄园种地，看你还怎么神气。”

于是，主人做出领取乔治的工资并带他回庄园的决定，这让工厂主和工人们都大跌眼镜。

“哈里斯，”工厂主有点急眼，“你这也太唐突了吧？”

“我就唐突了，怎么样，他是我的财产，不是吗？”

“那我们多付钱，以此作为补偿，这行吗？先生。”

“钱不钱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就是不想再把自己的奴仆雇给别人，除非我觉得有必要。”

“但他看起来最适合干这行啊！”

“也许吧，可我不这么认为，以前我分配给他的活儿，他可从来没表现出多么适合。”

“但是，你要知道，他可是发明了机器。”一个工人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

“是发明了能让你们少干活的机器吧？你们不也都是可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吗？他，必须跟我走。”

一个人只要执掌生杀大权，就可以这样随便宣告另一个人的命运。听完这话，乔治呆若木鸡。他知道，自己无力抗争。一股怒火蓦地从胸中升腾，让他呼吸急促，血脉喷张，熊熊火焰从他黑色的大眼睛中射出。

“淡定，淡定，你先跟他回去，我们会设法帮你的。”要不是工厂主及时碰了碰他的胳膊并低声安慰，乔治的这腔怒火十有八九会一下子彻底迸发。

两人的一举一动没有逃过那个绅士的眼睛，虽然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他已经大致猜到了谈话的内容。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用手中的权力狠狠治治这个大胆的乔治。

就这样，乔治被带回庄园，做最重的活。

他虽一直隐忍不发，但那种无声的反抗，是权力难以压制的。从他如电的目光和紧锁的愁眉中不难发现，他绝不甘心就这么一辈子做个物件一般的奴隶。

伊莉莎和乔治就是在工厂认识并结婚的。那是一段开心的日子，此间，工厂主对乔治十分器重，他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伊莉莎的女主人也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个美丽姑娘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小伙，于是，像其他女人一样，她撮合了这门亲事，并对媒人的角色乐此不疲。

就这样，乔治和伊莉莎的婚礼破例在女主人家的客厅举行。女主人为她亲手披上婚纱。娇艳的新娘，在大厅应有尽有的美酒佳肴的衬托下，引得清一色白手套的客人们齐声赞叹，同时也对女主人的慷慨以及对仆人的恩宠穷极赞美之词。

婚后头两年，两个人能经常厮守，小日子过得还算甜美幸福。但前两个孩子出世不久便相继夭折，这让伊莉莎伤心欲绝，后来，上天把小哈里送到他们面前。伊莉莎一门心思都倾注在这个小鬼身上，过往的伤痛也渐渐愈合。

然而，正当幸福郁郁葱葱之时，乔治就出了上面说的那档子事儿。

就在乔治离开工厂一两个星期后，工厂主估摸着哈里斯的火头差不多过去了，就履行对乔治的诺言，登门拜访那位庄园主，想劝他放乔治回工厂。

“好了，这事我非常清楚。乔治是我的仆人，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我让他往东，他就不能往西。”

幻灭，这本是最后的希望，却终于失却了游丝般的光芒。从此，乔治也只能默默承受恶主带来的折磨与屈辱。

记得一位熟稔法律的人士曾说过：处置一个人最残酷的方法莫过于施以绞刑。其实，这话根本不对，不是吗？

03

乔治出逃



夫妻道别

◎哈马特·比林斯为该书精装版绘制的插图，1853年

谢尔比太太出门见朋友去了。

伊莉莎靠在门廊，无精打采地望着马车渐行渐远。突然，身后伸过一直手，搭在她的肩头。伊莉莎转身回眸，顿时顾盼生辉，笑容顷刻绽放。

“哦天，乔治，你吓我一跳。我简直太高兴了！太太出去了，晚上才回来。快，到我房里吧，我们会有一段愉快的时光。”

说着，拉起乔治走进门廊对面的小房间。那是她平时做针线的地方，这里可以很容易地听见女主人的招唤。

“你过来我太高兴了，来，快看看我们的孩子。乔治，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呢？”

孩子紧抓着母亲的裙摆，生涩地站在那儿，透过卷发偷眼看着父亲。

“你看他多么漂亮呀，是吧？”伊莉莎摩挲着孩子的卷发，低头吻了他一下。

“我倒是希望自己从未来过这个世上，也没有这个孩子。”

“伊莉莎，你怎么会这么可怜，真不舍得再让你为我伤心难过。”乔治的声音里盛满了怜爱，“如果，当初你我没有相识，你也就不会这么不幸了。”

“嗨，乔治，不要这么说。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有事要发生？从相识到现在，我们不是活得很幸福吗？”

“亲爱的，是很幸福。”乔治把孩子抱到自己的腿上，欣赏着那双明亮的眼睛，抚弄